



风吹

臧棣 著

草

动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人怎样通过诗歌说话

(代序)

在一个诗人的私人写作历程中,25岁绝非一个简单的年龄刻度,或档案中的一个数字记号,而是一个几乎带有符咒效力的精神转折点。T. S. 艾略特发现并阐述了这一点。我个人认为这是他对诗歌写作的最了不起的贡献之一。当然,在学术史的意义上,这很难得到公认。不过,我们都会心领神会:有些真正的尊敬始终是在私下进行的。

在本世纪初期,诗歌的写作面临着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诗歌的本质和诗歌的功能的重新体认,这是用敏感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的。而仅仅凭借敏感难以把握的则是:诗歌的写作也变得异常艰难。这种艰难不能在诗歌史内部得到应有的解释,它对写作心理投下巨大的阴影。这种艰难突出地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如何在风格上摈弃浪漫主义;二是在不纯诗学的意义上如何利用诗人的自我意识。这两个方面又如此集中地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当个人和历史的错综关系构成无法回避的写作背景时,一个诗人在25岁以后从事诗歌写作的可能性在哪里?正是艾略特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这个问题。

用反叛的姿态来加深一种诗歌冲突的裂痕,或者催化一种诗歌的现代性进程;抑或,把诗歌的未来主义作为一种艺术信仰,这都是比较吸引投身的行为。而艾略特则让我们认识到,这是远远不够的。在新的觉醒中,历史也许表现为碎片、差异或断裂;但由于它是人的历史,所以它在某种意义上又必

然体现出一种神秘的整体性。一切问题最终都是如何处理历史的问题。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其实都是处理它所面对(经常是有意选择)的其自身的诗歌史的问题。N. 弗莱的原型理论似乎可以拐弯抹角地证明这一点:一首诗永远是另一首诗的引申。

而艾略特则让我们彻底地意识到:这种引申必须在现代的意义上进行。所以说,在根本问题上,本世纪初期首先在欧美诗歌中发生的那种转变,并不能仅仅归结于美学上的分歧,更非简单的风格或诗体的不同。它是一种文学能力的自我更新的必然产物。艾略特卓异在于他深刻地理解到:本世纪初期(如果有人愿意往前追溯的话,也可以指认为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诗歌的写作已同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日益脱节(至于这是否可以引申为同历史的断裂,我以为不可轻举妄言)。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及其引发的诗学,遭受过来自社会发展的如此深刻而又复杂的压力。如何应对这一压力,M. 阿诺德的回应可以说既单纯、又迷人:让诗歌成为新的宗教。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充满远见的姿态。它试图在总体原则的意义上,为诗歌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确定一种宏大的音调。不过,这种愿望怎样才能在具体的写作中付诸实践呢?阿诺德实际上没能在艺术心理学的意义上回答那一压力对诗人个体更经常、更深透的挑战和困扰。

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以为艾略特的回应更敏锐,更有针对性,也更富于启示意味。艾略特几乎是带点绝望地意识到社会发展对诗人的自我意识的可怕的渗透。也是在多少带有悲剧意味的意义上,艾略特强调作为一个 20 世纪诗人,我们必须果敢地对艺术意识的不纯性(或说综合性)加以利用。他将这种艺术自觉以及它可能的后果限定在 25 岁以后。也就是

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诗人在其内部面临“成熟”的问题。在现代以前,或者在诗歌的现代性被迫成为一个问题之前,一个诗人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变得“完美”。而进入现代,诗人面临的根本问题则是“成熟”的问题;这用来雅明的方式来表述,即是如何用“震惊效果”来取代“感染力”的问题。而这种“成熟”也包含着对一种艺术价值的预言:从此以后,诗歌的写作必然烙上未来主义的特征(或者说某种实验性质)。

作为一种例证,艾略特自己的诗歌道路,在今天看来太富于策略性。他以过于特殊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几乎是以贵族的趣味把现代视为一种短暂的现象;另一方面,他又深谙现代的冲击力和渗透性。所以,他毅然采取了对抗的立场。他反身依附于传统,借用一种文学史的整体性来消解现代的绝对性——压力和权力的混和。

作为一个90年代的中国诗人,作为一个还想一试身手的诗歌书写者,我不可能毫无保留地赞同艾略特提供的答案,但是我认为他提出的问题,以及这问题所涉及的对诗人自身的处境的觉悟,在现今仍然没有过时。而且,对我来说,更体现出一种迫切性。问题不是25岁以后,你是否还立志成为一个诗人;而是你怎样看待语言,你有什么话不得不通过诗歌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对语言的信赖,这种信赖如此神秘,如此重大——用布罗茨基引申奥登的话讲——以致诗人实际上表现为语言的工具。噢。当然这已是另一篇文章所要探讨的议题了。

臧 棣

目 录

人怎样通过诗歌说话（代序）	（1）
回答	（1）
天葬台	（3）
在海滨疗养院，或黑洞学	（5）
月亮	（7）
宇宙风景学	（12）
替人做作业	（14）
换气	（17）
全体起立	（19）
锻炼	（21）
救援理论	（25）
成人教育	（28）
采草莓	（30）
一场虚惊	（32）
香椿	（34）
割草机	（36）
走火	（38）
事后	（40）
闯将	（42）
防盗装置	（45）
废物，或者他说	（47）
雾	（48）

暗号	(50)
螺旋桨	(51)
荒野	(53)
北京地铁	(55)
参照物	(57)
镜子	(59)
外面	(61)
再教育过程	(63)
水杉	(66)
渔线	(68)
约会	(70)
比喻到家	(73)
计划外春游	(75)
作为一种挽留的素描像	(77)
傍晚时分	(79)
照耀	(80)
约瑟布托弗拉里奇	(84)
忌器	(87)
诗歌的未来	(89)
虚无	(91)
一只猫引起的联想	(92)
船长的谜语	(94)
骆一禾	(96)
礼物	(99)
报复	(100)
更大的家	(101)
假象	(103)
向米罗致敬的早晨	(105)

东四以东	(107)
通宵的奖赏	(110)
九十九个夜晚	(112)
远郊	(114)
街景	(116)
气球	(118)
全权	(120)
吹风机	(121)
继承	(123)
半截	(125)
夏天的车站	(127)
比赛	(130)
远处	(132)
和望远镜有关的笔记	(134)
划水	(136)
聪明的孩子	(138)
风中的树	(140)
香山	(142)
漂浮物	(144)
说明书	(146)
看起来没有发生过什么	(148)
漏洞	(150)
内部发行	(153)
雨天书信	(156)
唤醒伐木者	(159)
筑路工	(162)
英雄钢笔	(165)
屋檐下的自画像	(166)

渡河	(169)
七日书（玫瑰主题）	(171)
打击乐	(176)
万花筒	(178)
国际象棋	(180)
插翅的部分	(182)
新家	(185)
纸袋	(187)
幽灵问题	(189)
没有地方报销	(190)
未名湖	(192)
需要多远	(194)
如果	(196)
哲学课	(198)
窄门	(200)
灯塔	(202)
生活的展示者	(204)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起手	(206)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到在星空下	(208)
快速投递	(210)
咏荆轲	(211)
长笛演奏家	(215)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起雨	(218)
一个爱中的女人写给上帝的信	(219)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到风	(223)
泉水	(225)
丧失	(226)
经历	(227)

物证	(229)
分歧	(230)
歌	(231)
稀泥	(233)
夏天的自画像	(234)
寓言里的数字之歌	(236)
献歌	(239)
冲天浪	(241)
在埃德加·斯诺墓前	(242)
我们时代的手相	(258)
占领行为	(260)
孩子·麦子·人子：一首挽歌	(262)
避雷针	(267)
椿树之死	(269)
大清早	(271)
石头记	(273)
实际上	(275)
旋钮	(277)
蛇的轶事	(278)
转让	(279)
门	(280)
转折	(282)
燕	(284)
码头	(285)
岸边	(288)
远和近	(289)
未名湖	(290)
生活	(291)

铁钉	(292)
当代爱情	(293)
坐	(294)
谢谢你，酒杯	(295)
冬天的自画像	(298)
暗示疗法一例	(299)
女人	(300)
草	(301)
正午之歌	(303)
这里是临近水的地方	(305)
云	(307)
火	(309)
帷幕传奇	(310)
给予	(312)
一旦	(313)
准备工作	(315)
梦歌	(317)
冬夜	(322)
风雪夜	(323)
自我暗示	(324)
詹姆斯·鲍德温死了	(325)
信念	(326)
插曲	(327)
同心结	(328)
这个时辰里的灯是如何点亮的	(330)
知情者	(331)
玉兰树	(332)
房屋与梅树	(333)

回 答

——为麦城而作

在月光下不如在树下，
在树下不如在眼皮底下：
阴影呼吸着泄漏的光，
交错的痕迹像填空似地
把你推向长有蘑菇的答案
和上了弦的歧义。

但你更关心的是真相，
因为你已拨开了树叶，
虚汗不能白流，它也是代价。
似乎不可能有另外的秘密
让教学楼借助风的谐音
向外围出租它的结构。

是的，这的确是我
刚刚接触到结构。
它的沉闷就仿佛是
它正在为沉重发明减法，
为灵与肉的辩证法
发明窥视的几何学。

是的，能够照到这里的光
似乎都同小口径的揭示有关，

但并不如你预想的那么强烈，
不能让你看见灯在哪里；
或者更具体些，让我弄明白
它是怎样被吊上去的。

能够照到这里的光也运送
小飞蛾，蚊子则搭着便车。
而你仿佛是在寻找部分原因。
用缩小的结构就能忍受痛苦，
你发现，那部分原因在于
针穿透人生时是抽象的。

现在，是我们一起看这光
还能照到哪里，还能照多久？
还能引出怎样的结构：
而我想用我知道的全部真理
发明一种布：它可以被任意
裁剪，但就是无法做成短裤。

(1999.5)

天葬台

你使我认识到这样的情形
确实存在过：黎明
把它那朦胧的小船
泊向我们不熟悉的生活时
形成了这里的群山；
神秘，沉静，如尚未被碾成
粉末的药。它们也是
宇宙的边界上

最轻的玩具

我们一旦有机会走到
这玩具的正面，
我们就成长为伟大的父亲。
而你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偷拍，
它们看上去都像是
沉寂的码头。并且
从这里装运的一切
都不能简称为货物。

这里的石头
每一块都像是陌生的神
从我们的手中借走的孩子。
上面凹凸的痕迹，
应该说是你出色的技术
使它看上去像

某种跳跃

留下的固执的标记。
这些不耐烦的影子
正是那些我们想在
我们熟悉的生活中
努力回避的契约。
这些影子里有一只大手
正搭在做梦的船桨上。
而在留下的绳索
和粘有血迹的榔头之间，
他们的终极航程启锚了。

(1998.6)

在海滨疗养院，或黑洞学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人
已经全然忘记是谁
派他去以及他又是如何
从那个该死的地方返回的。
他似乎执行过一项光荣的使命；
但是现在，他脸上
冷漠的表情已作出了评价。
他自身的反应并不强烈，
反而是我们和我们的任务
受困于他的健忘症。
这片宁静的海滩，
对我们来说，不过是
一个可能隐含着某种
线索的小地方。对他来说
则是生命的最后的栖息地。
海鸥也弄影在其间，
并分享着最单纯的部分。
它们像是一把数不清的银币
从我的手上滑脱。而你
也有权利这样说：用我们现在
这具被赐予的味道过重的皮囊
我根本就长不出那样一只手。
这里的假设或反驳
似乎都与他无关。因为

他像一个典型的健忘症患者
迟钝于观看。仍然在聚光,
但他的眼睛不像是两个小洞
倒像是马上就要从里面
长出什么东西的突破口:
透气,全面湿润,然后
按照所吸收的天光展示
你能理解的形象,如豌豆苗。
同样,用他不能理解
但你可以领会的话说,
我们是从某个碎片般的未来
走向他的,而站在他面前
我们已是遗忘的一部分。
他的顾忌正在触及
我们平常习惯用沉默去
应对的事物;再前进一步
也可以作为反证,用以解释
一个天体是如何爆炸的。

(1998.10)

月 亮

诗,干着活儿,如手艺,其结果是一
一件件静物,对称于无人之境……

——张枣

虽然你已钉好木框,
并刷过四五道清漆,
但它不是一幅画;
它也不是一个藏有
珍宝的洞。它也许会
让你联想到死去的人
拼命想穿过的针眼,
但它不是事情的终结。
一只猫不会爬上它的肩头,
这是因为老鼠从未想过
要去那里藏身。一只老虎
也不会去那里繁衍后代。
我们的童话中不会缺少
它受惊时留下的壳——
薄薄的,有轻微的凝痕
而且不空;更明显地,
春天的不眠夜,如果
我们的耐心将渺小颠破,
像探雷器那样沉溺于辨认:
它难道不是宇宙之痣: